**James S. Spiegel 博士，《基督教伦理学》，第 2 节，  
伦理相对主义**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S·施皮格尔博士的基督教伦理教学。这是第二节，伦理相对主义。  
  
大家好，让我们开始了解主要的道德理论。

我们首先要研究一下伦理相对主义。我想首先确定道德真理的存在，道德价值具有客观真理价值。在此过程中，我想批判这种被称为伦理相对主义的观点。

完成这些之后，我们将开始研究主要的道德理论，这些理论具有客观主义性质或肯定道德真理的现实性。因此，我们将借助詹姆斯·雷切尔当代经典伦理学著作*《道德哲学要素》中的一些材料来研究伦理相对主义*。这本书实际上是哲学史上最畅销的书。

我认为这本书已经是第九版或第十版了。这本书已在很多课堂和大学伦理课程中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它的销量甚至超过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因此，我将从 Rachel 对伦理相对主义的讨论中汲取一些经验。有趣的是，Rachel 本人是无神论者。他五年、十年前就去世了，所以我想他不再是无神论者了。

但他虽然是无神论者，却仍然坚信道德真理的存在。他拒绝相对主义。事实上，绝大多数哲学家，即使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也相信某种绝对的道德真理，这一点值得注意。

在哲学家和伦理学博士中，相对主义者很少。因此，即使无神论者倾向于拒绝这种观点，这也说明了伦理相对主义及其合理性。那么，什么是伦理相对主义？一般来说，相对主义是一种观点，认为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的绝对道德价值观。

现在，也许有。事实上，有很多价值观是相对的。我们会说各种各样的做法与特定文化及其传统的正确性或错误性有关，等等。但伦理相对主义认为，所有价值观都完全与文化或个人偏好有关。

因此，不同类型的相对主义之间存在着重要的两点区别。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和道德主观主义者。这是相对主义的两种形式。

因此，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道德价值观总是由一种文化及其传统或风俗习惯所决定。道德主观主义者则将每个人相对化，某件事是对是错，这取决于个人的偏好。那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文化相对主义。

现在，这种观点在 20 世纪早期和中期真正流行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人类学取得了进步。萨姆纳和本尼迪克特、露丝·本尼迪克特等学者密切研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群，发现他们的行为方式或价值观在很多情况下与我们在北美或美国所持的做法和价值观截然不同。这促使许多学者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也许存在不同的正确和可接受的行为方式，甚至在我们最珍视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例如我们对婚姻和杀戮的看法以及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孩子。

我们最基本的信念之一是，其他文化中的人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因此，这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怀疑，认为也许这里没有绝对的真理。因此，分析特定道德理论最终肯定的内容的一种方法是询问他们如何定义或翻译诸如“X 是好的”或“X 是坏的或错误的”之类的陈述。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深入研究一种称为元伦理学的东西，它分析道德术语、概念和陈述的逻辑和含义。因此，我们将对每种理论进行一些元伦理学分析，从文化相对主义开始。当我们称某事为好或坏、对或错、公正或不公正时，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我们真正在说什么？文化相对主义者说，像 X 是好的这样的陈述意味着如果 X 与这种文化的习俗相一致或相符。

当我们说某件事不好时，这只是在说它违背了这种文化的习俗或人们所接受和偏爱的做事方式。所以，如果我对客人说你不应该在餐桌上打嗝，或者如果我对我的孩子说不要在餐桌上打嗝。那是错误的。

不要这样做。这很糟糕。这意味着我们在这里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们希望您不要在餐桌上打嗝或放屁。这非常粗鲁，我们可能会说这样做不好或不好，这是错误的做法。我们认为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是文化偏好。

当然，在某些文化中，打嗝被认为是对美食表示感谢或赞赏的表现。所以，这其中肯定存在相对性。我们可以说，打嗝也适用于着装和舞蹈方式。

当然，艺术风格。我们制定交通法规的方式。公众行为的各种细节都与文化有关。

当你去另一个国家时，你会发现这一点。例如，搭便车的方式在不同的文化中有所不同。你知道我们倾向于这样做。

我不是搭便车的人，但搭便车的人会站在路边这样做。实际上，这种做法并不像以前那么普遍。但过去确实是这样。

竖起大拇指。几年前我了解到，如果你在欧洲某些国家这样做，人们会感到震惊。为什么？因为这基本上就是招揽性行为，对吧？竖起大拇指的姿势就是粗俗的。

所以，这里面有相对性。我说，那么，你如何搭便车呢？你如何向司机表示你想搭便车去某个地方？他们说，好吧，你这样做。你用食指指向下方。

所以我说，如果我需要在欧洲搭便车的话，知道这一点就好了。所以，确实存在适用于人类行为各个领域的相对性，对吧？但问题是，所有人类行为都是文化相关的吗？就像在餐桌上打嗝或搭便车的手势一样吗？这都是文化偏好的问题吗？文化相对主义者说是的。道德绝对主义者或客观主义者说不是。

某些普世价值观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普遍正确的。某些事情无论何时何地做都是绝对错误的。而另一些事情无论何时何地做都是绝对正确和好的。

那么，我们该对文化相对主义者说些什么呢？我们该如何回应呢？首先，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论点。文化相对主义者用来捍卫其观点的主要论点。Rachel 称之为文化差异论点。

如果你遇到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你问他们为什么持这种观点，他们很可能会给你这样的论据。文化差异论的某些版本首先认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准则。不同文化的道德准则多种多样。

然后，他们通常会由此得出结论：道德中没有客观真理。很多时候，他们会用一个问题来表达。你知道，当其他文化的人与你生活的方式截然不同时，你怎么能说只有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呢？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想，这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方法。

只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论点。假设你这么说是愚蠢的。例如，没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会说只有一种正确的性行为方式。

或者在我们如何对待垂死、痛苦不堪的人方面。你凭什么说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来处理这种情况？或者只有一种正确的方法来处理堕胎问题？等等。因此，文化差异论证基本上从信仰和价值观的多元性转向了这样的结论：当涉及到任何特定的道德问题时，没有一种正确或真实的价值观。

那么，我们该对此说些什么呢？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个论点有一个非常基本的缺陷。那就是多元性并不意味着相对性。任何事物的多元性观点并不意味着没有一个正确的观点。

仅仅因为人们对某个问题存在分歧，并不意味着该问题没有唯一的真理。以天文学为例。在天文学的历史上，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古代哲学家，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观点。

三种主要观点。一种是地球平坦论，认为地球是平的，可能被水包围。水是放在什么上面？地球是什么？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你知道，地球平坦论者曾经提出过许多理论，现在可能仍然有。

但地球是平的这一观点是历史上许多人都持有的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是地心说，即地球漂浮在太空中，太阳以及各种行星和恒星都围绕着它旋转。第三种观点，也就是我所持的观点，想必你也持这种观点，是日心说。

这种观点认为，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转的几颗行星之一。太阳位于我们太阳系的中心。这些观点彼此不相容。

你不可能同时是日心说者和地心说者，也不可能同时肯定地球是平的和地心说的。你真的必须做出选择。但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观点。

直到今天，在各种文化中，甚至在我们这个文化中，都有地心说论者和地平说论者。事实上，我注意到，地平说又卷土重来。如今，一些著名的运动员和艺人实际上是地平说论者。

你可以看到保险杠贴纸。也许你看到过这样的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一旦你变成扁平地球，你就再也不会回到过去。有些人似乎非常聪明，甚至在这个文化中很有名，但他们却是扁平地球理论家。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就天文学和地球相对于所有这些天体的位置而言，这件事情没有真相呢？瞧，你们有地平说论者、地心说论者和日心说论者。谁能说，你是谁，凭什么说太阳是我们太阳系的中心，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你是谁？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希望你会说，好吧，我对这个理论有所了解。我懂基本的物理和天文学。

我理解，事实上，我认为天文学和宇宙学专家的共识是一致的，他们可以通过经验证明日心说是正确的。尽管我对地平说论者和地心说论者表示敬意，但事实是存在的，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可以驳斥他们的观点。所以我们承认天文学的这一点。

我们认识到，仅仅因为存在多种观点，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唯一的真理。所以，我认为这是这里的一个重要类比，当文化相对主义者反驳并坚持认为伦理学中的各种观点意味着不存在真理时，我们可以对他们说。在天文学中，我们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这么说呢？因为文化相对主义者通过增加一个前提来扩展和加强他们的论点，即与科学不同，没有可靠的方法来确定客观真理和道德。我们有资源、技术和科学来确定天文学、生物学、化学等的真相。但我们这里没有。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客观真理和道德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有点像是文化差异论证的扩展和强化版本。我们现在该对此说些什么呢？在科学中发现真理和在伦理中发现真理之间肯定是有区别的，不是吗？

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没有像科学那样的方法来发现道德真理。好吧，针对这个改进版的文化差异论证，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论证仍然无效。

有效论证是指前提暗示结论的真实性的论证。如果前提为真，结论也必定为真。这就是有效论证的定义。

但请注意，当谈到文化差异论时，即使是在这个修订版中，结论也并不成立。如果我们承认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准则，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们承认没有可靠的方法来确定客观真理和道德，为了论证的目的，让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道德中没有客观真理？嗯，不，不是。而且，我们可以从科学史中证明这一点。

比如说，在公元 7 世纪或 12 世纪，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来确定天文学中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没有。直到近代早期，我们才拥有真正强大的望远镜，或者足够强大的望远镜。而且，比如说，1500 年前，探索宇宙的手段非常有限，因此无法就这个问题得出明确的结论。

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有可靠的方法来确定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但是，即使我们没有可靠的方法来确定真相，地球不是仍然在围绕太阳旋转，绕着地轴旋转，对吧，和所有其他行星一起围绕太阳旋转吗？嗯，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科学中，即使我们缺乏可靠的方法来确定真相，你仍然可以拥有客观真理。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它表明这个论点是无效的。但我们可以补充说，有一种可靠的方法可以确定道德真理。

我们可以参考理性、人类经验，以及（如果有的话）来自上帝的特殊启示，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经就是这种启示。神圣的启示文本指导我们，特别是在道德领域，指导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生活，并向我们传达关于现实的终极本质、上帝本质以及历史真相的形而上学真理。但是，借助特殊启示、旧约和新约书籍，并仔细将理性和经验应用于这些文本，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合理结论。

这就是我们能对文化相对论者的最佳论据，也就是文化差异论据做出的回应。这是文化相对论及其辩护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因此，该论据不成立。

但是现在，我们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批判可以更进一步，那就是指出文化相对主义有很多非常成问题的后果。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你很难找到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的无神论哲学家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问题太严重了。而且正如 CS 刘易斯在他的代表作《纯粹的基督教》的开篇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人真的表现得像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或任何类型的相对主义者。

我们要求人们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开车时没有人是相对主义者。有人在高速公路上超车，对吧？你会做出某种道德判断，即使只是默默地对自己做出判断。

他不应该这么做。他打断了我的话。这是不对的。

或者我们了解到遥远的另一种文化中某些人的行为。我们会说，哇，他们这样做？这太可怕了。这太不公平了。

这侵犯人权，对吧？即使是铁杆无神论者也会时不时地说这句话。这表明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相对主义者。他们确实相信道德绝对。

因此，这里有一些哲学理由来拒绝文化相对主义。其中之一是，它使得批评其他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不可能。如果你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你就无法批评纳粹的所作所为。

你不能批评任何种族灭绝群体在另一个文化中所做的事。那是不同的文化。根据文化相对主义，对与错是由特定文化的首选价值观决定的。

我是从 21 世纪的美国文化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纳粹 70 或 80 年前的所作所为？这是你作为文化相对主义者必须得出的结论。你不能谴责纳粹。

你无法谴责其他文化中政权最残忍和最种族灭绝的行为。这也使得道德进步成为不可能。如果你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那么就没有绝对的标准来评估或判断道德的进步或倒退。

如果你相信我们的文化在进步，那么我们的文化之外一定存在着某种超越我们文化的标准，根据这种标准，我们可以评估我们文化价值观的相对优点、进步或退化。道德进步的整个概念都预设了某种绝对超越的道德善的标准。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进一步含义。

文化相对主义意味着所有道德改革者都是腐败的。为什么？马丁·路德·金等道德改革者挑战了当前文化习俗和价值观的某些方面。马丁·路德·金正确地挑战了吉姆·克劳法，因为它们是种族主义的。

尽管这些法律与该文化中的一些主流道德观念相符，但他认识到这些法律是错误的。他发起抗议活动，并取得了胜利。我们认为他是一位英雄，也是一位优秀的道德改革者。

但如果文化相对主义是正确的，你就不能这么做。如果我们评价行为或道德改革者的唯一标准是当前的文化价值观，那么从定义上讲，马丁·路德·金的做法就是错的。他挑战的是文化习俗。

如果你认为马丁·路德·金是一位优秀的道德改革者，甚至是一位道德英雄，那么这表明你不是文化相对主义者。你相信道德绝对。马丁·路德·金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演讲中都提出了这一论点，即存在一些更高的道德法则，他认为这些法则来自上帝，以某种方式蕴含在上帝的存在中，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法则来评估我们当前的法律。

他确信，当时我们通过这些吉姆·克劳法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所以，他是一位道德英雄。他并不腐败。

我们唯一能理解他为什么是道德英雄的方法是相信道德绝对论，拒绝文化相对论。因此，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结合起来，为反对文化相对论的荒谬性论点提供一种简化。如果我们假设文化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纳粹并非绝对错误。

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所有道德改革者都是腐败的，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德进步是不可能的。然而，任何有道德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所有这些暗示都是不可接受的。纳粹绝对是错的。

道德进步是可能的，但并非所有道德改革者都是腐败的。因此，这意味着这里文化相对主义是正确的假设一定是错误的。任何暗示荒谬或虚假的东西本身一定是错误的。

所以，这是一种反文化相对主义的归谬论证。好了，文化相对主义就说到这里。让我们来谈谈相对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即道德主观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的问题之一是区分一种文化何时开始，另一种文化何时结束。我当前的文化在什么时候会逐渐淡出为另一种文化？我们可以谈论欧洲文化或法国文化，而不是美国文化，而不是德国文化或瑞典文化。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但在特定的文化或国家中，有亚文化。

在美国，我刚刚去了趟德克萨斯，那里的亚文化与印第安纳州有些不同。我去过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东海岸等所有不同的州。那里的亚文化有些不同。

我住在印第安纳州。我注意到印第安纳州北部的文化与印第安纳州南部略有不同，印第安纳州南部更像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北部更像密歇根州。

画线是不可能的，否则就是无止境的。那么，什么才算是一种文化呢？这是一个开放而又困难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正确理解文化相对主义，我们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

这或许是不可能的。你唯一能划出的清晰界线似乎是在个人之间。我在哪里结束，你在哪里开始，这很清楚。

这还不算连体双胞胎的问题。这让区分个体变得更加困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身体从哪里开始，另一个身体从哪里结束。

所以，你有你的价值观，我有我的价值观。道德主观主义者说这就是解决方案。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道德价值观。

所以，他们定义什么对他们来说是合适的。你定义什么对你来说是合适的。我定义什么对我来说是合适的。

我们根据个人偏好来做这件事。就是这样。这就是对道德真理的最佳分析。

这与每个人有关。因此，根据道德主观主义者的观点，X 是好的，这意味着它只是意味着我喜欢 X。X 是坏的，这意味着我不喜欢它。这当然是我们判断食物的方式。

我说，啊，球芽甘蓝不好吃。冰淇淋很好吃。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嗯，我不喜欢球芽甘蓝。

我确实喜欢冰淇淋。现在，有些人喜欢抱子甘蓝。对他们来说，我会说，这对他们有好处。

我不喜欢它。对我来说很糟糕。因此，道德主观主义者说在道德领域也是如此。

如果你喜欢它，那它对你有好处。如果你不喜欢它，那它对你有坏处。现在，这是很容易确定的事情。

道德主观主义的一个优点是，它使判断对错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安乐死、战争、死刑、堕胎。这些具体问题究竟对错何在？你只需问自己，我是否喜欢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对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想法？是的。

好的。那么，这是对的。按需堕胎。

我喜不喜欢？当然。好的。那就很好。

是的。你只需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喜欢它吗？这就是它是对还是错的答案。因此，道德主观主义者克服了文化相对主义所困扰的某些问题，但仍存在某些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没有为道德责任、义务和权利提供依据或基础，而我们大多数人至少说我们相信，存在人权，我们有义务。

但是从主观主义的观点来看，你如何理解这一点？根据这种观点，你有什么可能的基础或理由来承担义务？道德主观主义的另一个有趣的后果是，它使道德分歧变得不可能。同样，如果道德判断和对食物的口味判断有相似之处，那么很明显，你在伦理上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分歧，就像我们不能对抱子甘蓝是否好吃有分歧一样。你喜欢抱子甘蓝的味道，我觉得它们很恶心。

我们会争论这个问题吗？争论或辩论抱子甘蓝是否好吃有多愚蠢？这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因为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口味问题。因此，主观主义者要想保持一致，就必须进入道德领域；他们必须说道德辩论是荒谬、毫无意义和浪费时间的。为什么要争论堕胎问题，这只是一个你喜欢而我不喜欢的问题？为什么要争论工厂化养殖动物是否可以？你不喜欢，我喜欢。

它就像冰淇淋，就像抱子甘蓝。所以，根据道德主观主义，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道德分歧。这就是这里的含义。

但这是他们观点的一个有问题的暗示，因为道德常识告诉我们，伦理学中确实存在分歧。我们存在的这些分歧是真实的，值得辩论。所以，这是道德主观主义的另一个问题。

这种观点的另一个荒谬含义是，如果主观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绝对地谴责或赞扬任何事物。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在描述我们的感受和偏好。这包括纳粹大屠杀。

这包括任何地方的任何种族灭绝行为。这甚至包括虐待婴儿或强奸和谋杀。我可能不喜欢这些事情。

我可能对这些行为感到厌恶。但如果其他人喜欢这样，那么作为一个主观主义者，我不得不说，好吧，这对他们来说是正确的。希望这种做法的荒谬性已经很明显了。

最后，道德主观主义的第二个荒谬含义是，我们的道德判断不会出错。如果主观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只要你了解自己的感受，知道自己的偏好，你就能知道任何特定问题的道德真相。你不会犯错。

再说一遍，这违背了道德常识。我曾经在堕胎问题上持不同立场。许多年前，我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堕胎选择权。

随着我对此了解的深入，我的观点发生了改变。在堕胎问题上，我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支持生命。现在，我的观点改变了。

道德常识告诉我们，我的观点要么是错误的，然后我改变了我的观点，要么是相反的。也许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我现在持有错误的观点。但是，那种特定的观点，即我要么以前错了，要么现在错了，你无法从主观主义观点上理解它，这意味着你永远不会犯错，即使你每天都在改变你的观点。

即使你在每个奇数日都支持生命权，在每个偶数日都支持堕胎权。只要那是你当天的偏好，你每一天都是正确的。如果这还不算荒谬，很难说还有什么能算荒谬。

因此，我们的道德判断可能会出错。这也驳斥了道德主观主义。因此，道德主观主义实际上并不是文化相对主义的进步。

这同样成问题，甚至可能更成问题。这就是伦理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所以希望现在我们已经驳斥了这两种相对主义观点。

相对主义通常行不通，因此，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需要发现某种客观主义或绝对主义的道德理论，这种理论将使我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道德直觉有意义，使责任、权利和正义的概念有意义，为这些事情提供充分的基础，使我们的直觉和常识信念有意义，即道德分歧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令人满意的理论将使我们认识到，有时外国文化、团体或政权和外国文化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即使他们的观点是该文化中的主流观点。我们需要一种道德理论来解释所有这些关于道德的常识信念。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对主要道德理论进行调查的原因。

这是詹姆斯·S·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基督教伦理学的教学。这是第二节，伦理相对主义。